

鎮駐防相應亟亟俱調出關救援至于各省  
鎮兵調在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  
人職不知是何方兵士盡不堪戰亦當查其  
悍猛中用者如越效忠許定國丁呂式等所  
領各兵之類速速揀發過遼應用又有原係  
援遼兵數而近爲兵部曲徇天寒之請留派  
內地過冬者一併發遣亟催出關以上各項  
通限二月初十日裡盡到遼陽違者俱以承  
調失期從重論蓋保得遼陽無事薊鎮與京  
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如必  
堅持神京爲重之說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  
所爲重也此又今日第一救急着也伏惟

皇上亟賜裁斷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  
濟燃眉事准督餉侍郎李長庚咨議大率遼  
左之苦在無兵又苦無餉蓋兵可調募而餉  
難猝處也極苦無餉尤苦無舟車蓋餉尤可  
漕輸可糴買而舟車則難猝辦也遼左在關

之糧十五萬贖理主事田時春催車運豆陸續到關及查關外自高嶺至遼陽將及千里計十六站幸撫臣早計設有牛車而每站所分大車不過二十餘輛每輛載十石小車不過五十輛每輛載四石牛車行緩三日一往返除已前截運硝黃火器外十一月間寧前廣寧兩道竭力嚴催所運過止二千四百餘石而每石腳價自寧前至遼陽約共一萬二千餘運甚少費甚多斯在關陸運之難也抵海岸之糧有登萊天津二處運天津運不幸中道遭風停泊而底蓋套者亦六十餘舟因前歲海運議未定所以有蓋州套復州北汎口金州三埧旅順口之不同自去年七月以後方議定于蓋套茲奉有

明旨矣其蓋套之糧該道嚴催已經運完金復等處之糧尚積十萬臣行該道將復州者定于歲裏運完金州者定于正月運完以濟正二月之用一至三月則海道之新糧可接濟矣

而地方極苦車牛之少在內尚苦望梅在外  
已爲竭澤斯在岸陸運之難也但事至今日  
不得稱難矣若使稱難則可任其不運乎臣  
謹與諸臣立爲六議

一金蓋等處之糧由本地運至海州以達鞍山  
則海蓋道任之由鞍山至遼陽以達三帥信  
地則遼陽道任之其在關者由關以至高嶺  
永平道任之由高嶺以至杏山寧前道任之  
杏山以至海州廣寧道任之而由海州以達  
遼陽則又海蓋道遼陽道之事也分地責成  
倘一節有悞本處道臣各管糧府佐官員不  
得諉其責定以考成之法容臣與諸臣奉功  
令繩之此考成之法當議也

一關內車牛部臣催于內督臣催于外計必有  
至者然各軍懸釜待炊計日望食當先儘關  
外之力以應目前待關內之牛以裕後計卽  
關內牛至矣而事須預辦于關外應行各道  
將地方牛車優值僱買速行打造集匠鳩料

勒限完工不得稽遲此造車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原議牛七萬四千隻又議騾車一千輛  
二者原以活法行之撫臣之疏備矣臣細詢  
之則騾車載多行速倍于牛車其便不待辨  
而知也又有稱遼左地鬆夏秋雨後騾車輪  
重易陷所以遼左向來止用牛車茲議先催  
關內七府騾車千輛每騾一頭其力壯價優  
者可當二牛之半大約得騾萬頭即可減牛  
二萬五千隻合行各道轉行州縣照依原派

騾車牛隻之數得騾百頭驗俱壯健者准減  
牛二百五十隻不許以瘦弱抵數據廣寧道  
臣云窘急之秋驢亦可用但驢力小價省若  
州縣得驢一百頭者減牛五十隻其騾車解  
發攔頭掌鞭夫二名照新事例給以安家行  
糧限至廣寧牛驢解至山海關交割其山東  
河南山西三省原未議及騾車如地方有騾  
車騾頭者亦隨所便照議抵算牛隻近山西  
撫臣遺書于臣深言山右苦于牛隻之少而

驢猶易於買若以騾驢濟牛隻之窮正臣與經臣諸臣所商計者應聽撫臣酌行該臣前疏以平陽府遠故止派太汾潞三府今去大原近邊州縣荒瘠責買爲艱則以平陽派爲協濟亦在撫臣之通融計處也又遼左各道見在買過牛五千九百隻及臣前委司道自買海蓋道牛報完又將千隻俱可減內地派買之數至九輛十八輻七輛十四輻之車遼左絕無多僅得一車可當二車之用總之各省牛騾驢三項隨州縣之便以騾驢之數減牛之數以騾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期于不失原派之數足用而止牛騾驢旣爲通算而地方各官再爲推諉則臣原疏考成之法在自無所逃罪矣此牛騾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匠役絕少兵興之後在外匠役旣不肯來本地之匠益多散失而各道造車用匠遼陽造戰車用匠芝蔴灣造船用匠是匠役以互調而力竭矣經臣曾請于關內催發工匠

誠非得已經臣所請爲戰車火器計耳臣爲  
運車船計亦不得不望于此况用匠與用兵  
不同匠役無出征之危且散在寧前廣寧近  
地應聽督臣轉行各州縣催募出關事完卽  
回此匠役之法當議也

一芝蔴灣之運臣與督臣親勘已真而寧前道  
臣定議力任此事臣留新餉一萬五千爲買  
木造船之費發該道嚴督造完二月杪催行  
發運除吏部已據臣咨復將原任上事今聽

降來斯行補府佐職銜管理淮船及芝蔴灣  
運務外其運至三岔河者逼近西虜難以建  
厥必于東昌堡設立通判一員臣與撫臣面  
計查得遼東苑馬寺永寧監監正談大壯老  
成練達應加通判職銜專管其事俟舟至由  
海入先報知本官預備車夫俟舟抵河邊速  
起卸上車毋耽時刻此運道一開則寧前廣  
寧之車漸可減以濟遼但須得南方水兵善  
識風雲者以爲鄉導應行兵部轉咨直浙巡

撫于太湖定海水兵營各取百名以爲鄉導  
庶免如今歲天津之失其有慮及逃軍者則  
三岔河芝蔴灣聽撫臣各設武官一員其關  
內地方委之山海叅將天津地方委之天津  
海防營遊擊每遇船至親自搜查設有逃軍  
定以軍法梟示本地仍連坐本舟運官水手  
人等以罪則芝蔴灣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地方凋敝民力已窮甚有愿輸車于官  
以免趕運者其情可憫合無用立事例上納  
車牛計其價值數十兩與納吏承數百金以  
上者與納官監再多者納文武職官如見行  
事例而武職量行上納加銜愿納糧料者亦  
如之百金以上者准減去二十金數十金者  
減去五金俾已輸者假此以酬其勞未輸者  
寬恤以待其至此事例之法當議也夫臣所  
言止知臣職可爲餉計耳而遼左萬難支處  
臣自出關以來寧前一道以至杏山皆砂磧  
之地與虜共之及至廣寧雖守禦增嚴而一

全言選石畫 卷三十一  
城以外民居寥落耕種多荒田山嶺以至三  
岔河則烽烟馳突時厯心目大抵遼陽雖以  
三帥外備濠牆內修人有固志而民皆凋喪  
之後軍有枵腹之虞野哭千家頽垣數圯清  
景尤爲不堪其海蓋道舊稱腹裡近受各處  
海陸之運亦極蕭條言兵則撥防分守苦于  
無兵言馬則各軍騎坐多虛撫臣拮据買過  
馬九百四十五匹于各處解來者多方喂養  
心力已竭矣夫言及兵馬之少則不得不增

言及兵馬之增則慮及于餉况二百萬之本  
色一時派之甚難異日運之尤難幸而盡力  
矣而抵關抵岸必須牛車茲搜買則民間括  
取殆盡買木則清靈一帶出木地方爲斥逐  
之場取牛則派及各屯之牛以供官用而春  
間農事無牛尤可寒心臣日與遼陽道臣計  
云牛隻買完又須趕牛之軍數亦視牛將何  
遣用而牛有料草軍有月糧其難一也及廣  
寧道臣計云大約用騾車八百輛分擺一十



六站一年方可完十五萬石之糧而驟頭所食之料需運十萬八千餘石以飼之是以十萬八千之豆而運一十五萬之米運費亦略相當此二難也又與海蓋道臣計之則七萬四千隻之牛止計運糧一百二十餘萬石運草一千二百餘萬束而今所計二百餘萬石之糧二千餘萬束之草尚未能盡計此其難三也有此三難從牛車而數尚竭蹶難前而况處處告苦地地稱難臣誠不知所終矣該

臣行廣寧海蓋間百姓擁輿投告俱稱召買派草及運糧之艱沿途牛車牽輓之苦泣訴于臣惟是之咎一抵遼陽各軍以督餉之臣遠來必有賞給而隨臣銀兩未至途假空言慰之若輩雖奉節制之嚴而怨言諍語立遍于途臣何足惜而事勢至此若再悠悠忽忽縱慈父豈能長保其子耶以經臣推轂專闡惟其所制尚對臣扼腕而嘆任之難况庸劣如臣者乎尤臣所大懼于將來也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再加酌議逐款覆請仍乞

天語叮嚀凡遲悞者聽部科與臣嚴行叅處其關

吏兵二部者一體咨請覆行至危遼情形非

皇上破格軫恤于上內外各省直臣工如拯溺救

焚于下則將何以濟此二百萬之轉運也

焚于下

于臣郵具之谷一焚

爪草又蠶蠶之驥也

臣行貴率武蓋間日披辦與妹吉身縣臣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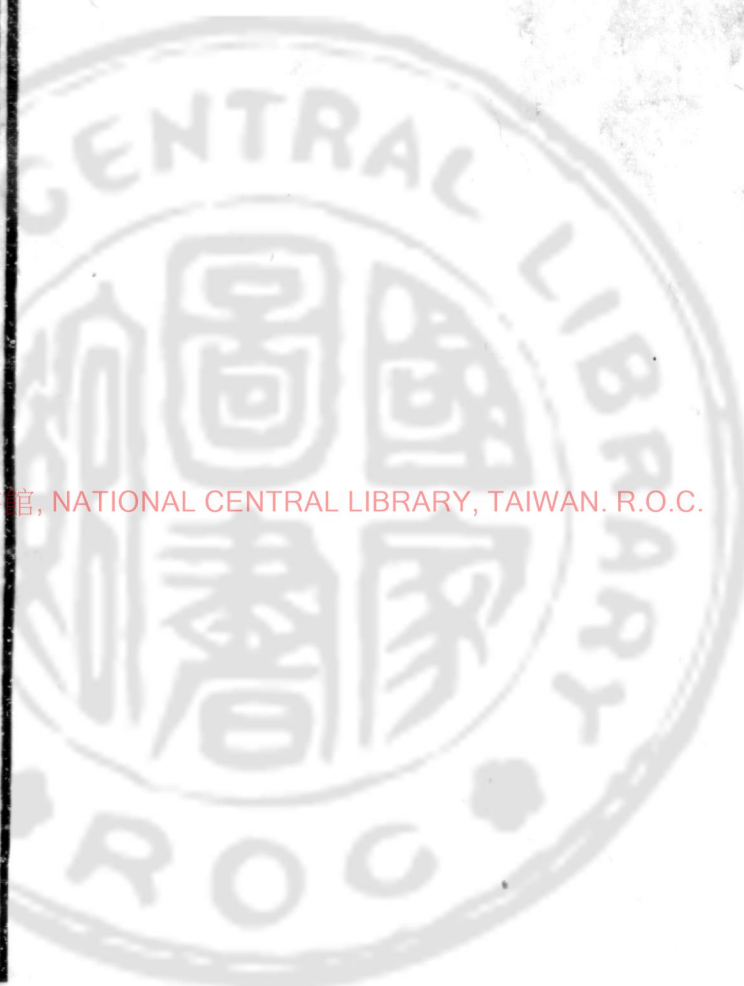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造碩畫

三十七卷  
三十八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三十七

庚申孟春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久叛狡夷悔罪認罰乞復舊賞以結殘局以奠

陵京重地事據密雲兵備諭安性薊州右叅政郡可立呈據白馬關管守備事都司劉登瀛呈稱爲照西虜滿且係順義王妾子趕兔之繼妻趕兔殺逐朶顏部落奪占白馬關口作反豈止數次挾增不啻數番至萬曆三十四

年間赶兔身故滿旦係王子哈喇慎家女恃寵專權生子二人一名明暗合落赤一名毛乞炭携子私嫁赶兔之姪阿暈及娶婦生息等衆輒索增賞不遂遂于四十二年十一月間擁衆突犯殺虜麻郎谷居民當蒙督撫按關鎮道勘實具題請停革叛酋例賞後雖屢肆竊犯于梁家園等處我亦出奇堵剿擒斬多功節次塘報在卷邇年三番五次叩關乞款終是要添新賞不肯認罰正在講折間詎

意遼左屢次失利復又糾衆于本年八月初一日大舉入犯高家莊雖小有殺傷而虜被堵禦死亾亦衆滿婦不遂狂逞旋復具稟着令其男差夷進邊還要真心求款節該添差尖哨往來齋單宣陳利害滿婦其男復差金舊兒等進關懇講始而願認罰贖四十二年赶兔長男例賞貢賞既又嚴加宣諭高家莊復犯之事何以抵其罰贖金舊兒等見我內地兵馬晝夜整束又見詞嚴義正回話滿旦

復齋夷稟前來說總是我家達子無知到你  
邊下作反我家也有死傷的許多只求那顏  
開恩容我再加認罪罷了再將塞汗住公男  
例賞并四十三年貢賞作高家莊罰贖罷又  
蒙本路歷數其節年之罪與新長之惡懾以  
中國之威曉以得失之利而滿婦傾心輸服  
又將塞汗住公男及趕兔身下四百部落例  
賞約銀一千餘兩添作高家莊罰贖是前後  
罰革例賞共銀三千六百餘兩二年四季貢

賞係正項錢糧并驛遞口糧鞭把馬布往來  
之費約省千兩通共銀四千六百餘兩俱屢  
據有印信夷稟在卷續據滿日夷稟差夷金  
舊兒等進關哀稟罰贖已是遵照認的重多  
起初作反到今六年不款原止爲我二子明  
暗合落赤并媳婦遲慢嬖只一个孫子二个  
孫女又三子毛乞炭并媳婦阿兔嬖只以上  
七个人討添穿吃加賞來生也爲賞死也爲  
賞如今只是哀告望乞務要多多添麥也是

朝廷恩典以後也好出力報効看守邊疆也  
免的別家達子騷擾等情復該宣拒不啻數  
次緣據乞懇不已勢難峻拒節經轉報因值  
多事之秋姑准陸續加添所討各名下衣段  
布疋吃食等物大約值銀五百餘兩明諭滿  
婦等感恩忻服卽具夷稟擬定十二月初九  
日帶領夷衆叩關獻還活人高氏馮氏高氏  
張氏等帶有小女二口并主悔罪認罰合同  
以後恭順効力保全各關口無事盟誓番漢

字樣前來聽候鑽刀復該稟請本道隨蒙依  
允及協守營路主客諸將領帶同各中千百  
把關哨等官聚集丁軍五千餘衆勒令手提  
骷髏軟血盟誓放砲吶喊鑽刀九遍完畢當  
有滿旦等帶領男婦夷人三百餘騎進至撫  
夷所挨次叩頭謝恩乞領筵宴懽慰出關聽  
候乞領新舊等賞去訖爲照夷婦滿旦叛逆  
革賞已逾六年不爲不久今叩關認罪願聽  
罰革前項年例額賞三千六百有奇四季貢

賞銀一千餘兩爲數不爲不多并獻被捉活人共有九名不爲不誠原擒質禁夷人伯克累等八名似應釋放訂期鑽刀盟誓所哀討者各名下穿吃衣段吃食等物僅值銀五百餘兩爲數不多合無軫念密邇

陵京重地乘其犬羊計窮搖尾乞哀亟賜轉達姑從向化之誠准與題請開復舊賞庶操縱適宜用示柔服遠人以奠首衝強圉再照所罰例賞銀兩應留祇充庫貯正項買撫之用

待候另冊分析造報其加增新賞銀兩合聽議處緣由稟報到道看得滿旦母子先因挾添新賞糾衆入犯麻郎谷等處題革例賞五年于茲邇年跳梁益甚幸我內地多方設備屢著擒斬隨亦叩關議款將有次第詎意東事決裂狡心復熾仍又借兵大舉突犯高家莊堡幸未深入今本酋力誦于屢逞計窮于要挾復托其男及差夷金舊兒等傾心求款往來講折不啻百十彼惟以討添兒女穿吃



爲詞若再固拒不從犬羊之性難馴驚擾

陵京爲患滋大量加衣吃等物亦非過濫所議  
罰贖既有三千六百之多及年例貢賞千餘  
通計三千六百有奇復又獻還被捉活人先  
後共九名口乞款之意已誠似應俯從其請  
以結數年不了之局除鑽刀日期恐呈請往  
回日久又起狡夷變詐之心先擬初九日宣  
示朝廷恩威鑽刀認罪外案查滿旦繼夫阿  
暈係古北路乞賞屬夷先年助逆作反亦將

應領賞物暫行停住至四十五年二月內本  
酋悔罪乞款認罰應進貢賞三季金衣段布  
四百五疋件馬匹牛羊三九之數准其鑽伏  
詳報在卷然暈酋之賞雖非具題停革第總  
爲滿明一事滿明旣款亦當併覆以結前案  
今准前因合無呈請俯將滿旦母子原革舊  
賞卽賜題覆以鼓屬夷效順之心所增滿明  
新賞五百業有前罰銀兩可充數年之用亦  
不必請益部帑合于春秋兩防柴價銀內照

數撥補按季賞給無煩再處等因到職該職  
議照馭夷之道不過逆剿順撫兩端先是酋  
婦滿旦挾賞未遂狡焉啓疆其欲甚奢其勢  
甚驕唯有秣馬洗兵共圖大創以伸中國之  
威敢復談表餌爲長計乎今滿酋叩關乞款  
悔罪認罰至再至三固彼之戀棧未忘亦苦  
于戒嚴莫逞儻追其既往不嘉與更始譬則  
犬之搖尾而來復執挺以驅之去將來之狂  
吠無已時也量加衣吃等物雖云五百餘金

所認之罰計數幾十倍于此亦足以示懲矣  
當此邊疆多事似應羈縻爲便如謂夷性無  
常款盟難恃亦惟是就彼之順逆以馭之如  
今日之稽首塞下便當投骨以示忍如異日  
之逆我顏行又當閉關以問罪此惟在沿邊  
道將加意綢繆相機操縱恐難以預料于今  
日遂謂鴟鴞竟無好音故峻以拒之以阻其  
向化之心也合照該道所議將滿旦母子歷  
年停住額貢二賞除罰革外俱准開復又其

夫阿暈原乞古北舊賞先因助逆暫停未幾  
叩關悔罪已經前督撫准復在卷亦應並開  
以完全局至于量增賞物合如道議仍嚴諭  
滿明母子務要恪守新盟永堅恭順如再悖  
逆定行誅剿庶朝廷之恩威互用而犬羊之  
反側自消也既經二道覆議前來相應題請  
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覆請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淮船勢在必需牛車  
尚須酌議懇乞

亟敕募造以濟水需叅酌衆議以便陸輓事照得  
奴氛未靖轉餉正殷其從水運者必須船船  
非盡出于淮而淮船居多以淮故船數也遼  
需本色二百萬餉可截漕船難卒辦故餉臣  
李長庚擬造淮船并所僱沙船共足五百隻  
之數限今春至津門以便運發而漕臣王紀  
有淮船搜括已極苦累難堪一疏內稱大索  
三月在揚僅得六十四隻在淮僅得七十九

隻除山東生員王裕國分去一十九隻實止  
一百二十四隻而猶有滲漏不堪之小艇蓋  
奴勢披猖市舶無出塗之想括船令下舟人  
有掉臂之思兼以去春淮屬已出過船六十  
隻又先後爲山東催去者幾二百隻奚怪乎  
求者汲汲而應者寥寥也但遼兵不可一日  
無餉則運餉不可一日無船今天津未嘗不  
造也江南兩浙與天寧洲非不宜共效纓冠  
也而時日無幾勢難應急與其募于他屬不  
若募于淮之便與其造于他屬亦不若造于  
淮之便以舟楫之輻湊工料之鱗集較之他  
屬似有差也職獨慮催造之無資耳今據餉  
臣稱已發過銀五萬兩而戶部又支動兩淮  
運司銀十萬則非無米之炊矣人情趨利如  
鶩誠懸資以購厚給其直將無有鼓柁樂從  
子來趨事者乎謂宜

亟勅漕臣轉行淮揚各州縣多方召募先儘沙船  
以沙船之人慣習風濤不必別尋水手最足

以濟目前之用也若製造一節該廠漕船之缺以千餘計未便兼攝則另委府佐一員以董其事而武弁卑官旣難信任且難督催卽以新任未平府推官來斯行先僭船而後僭運無不可也其治事之有司如募造及時而堪用則移咨吏部紀錄若怠玩逾期或以不堪搪塞者餉臣與漕臣俱得白簡從事重則降調輕則罰治庶水運有濟也其從陸運者必須車車非必盡用牛而遼之運餉則牛車居多蓋因該鎮土疎一當夏秋雨濕車輪重而易陷惟牛車可以常行耳牛至七萬四千遼難取給自不得不分派于畿輔以及河南山東山西顧民之所賴以耕者惟牛今加派且倍旣已厚責其措餉而又欲併奪其農業民其奚堪然使農業妨而運事克濟猶不失爲急公後私之義也日來紛紛之議咸謂牛能任重而不能致遠越數百里外必有以水草不服之故倒斃者頃餉臣移職書云茲議

牛騾並買惟隨州縣之便而一騾卽可以減  
二牛之費已無不曲體第必牛堪遠到者始  
可責其牛騾並買若損民間之耕業以供沿  
途之倒斃則不若徵騾于遠而置牛于近者  
于陸運爲有濟也嗟嗟轉運一事耳僱造船  
隻則淮甸騷然置辦牛車則京省又騷然而  
徵調之後又徵調加派之外又加派則九邊  
四海無一而不騷然州縣中求其有二千之  
節省足抵兩年之加派如山東長清令者未  
易數數見也哀此小民詎堪此重困哉然非  
一再加派便可寬然有餘地也遼餉歲以八  
百萬計今地畝倍加亦四百萬止耳而牛車  
一項動費百三十萬各邊調募安家月糧又  
欲取給于中不能以二百萬剩矣以不及二  
百萬之額而欲支八百萬之用脫巾之禍寧  
待轉盼哉往委五萬于東流使捐軀赴敵者  
暗受花銷之數媚虜偷生者巧遜冒破之誅  
卽今兵部所計出關九萬之兵經臣紀爲實

數者僅六萬有奇遼鎮募兵一萬四千而堪用者不過二千卽此二項糜餉又不知幾十萬長此安窮竊謂濬江海之源不若塞漏卮之隙職願今之募兵者毋徒取充數而以難得之餉養無用之兵也嗣后調募出關者應勅督臣于關內逐一驗發有不堪者登時汰革驗後而私替者以軍法從事務使有一兵卽得一兵之用如兵堪用而餉不給則治治餉之罪餉能給而兵不堪則治治兵之罪庶幾末流之砥柱也卽如朝鮮爲我屬國以義旗之舉開釁于奴我實貽之矣頃來告急不救則虞撤我藩救則又虞生我瑕然揆以輔車唇齒之誼斷不宜置之膜外昨見臺臣左光斗疏稱行人司司付劉時俊堪令宣慰屬國時俊沉機雄畧究心已久試

勅遣朝鮮假以宣慰屬國之監聽其便宜行事必有深計因兵于人與稱兵于我勞逸固有間矣職因轉餉而并慮餉之無從出職因無餉

而并防餉之所由糜故兼及之仰惟

聖明裁譽焉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轉運之費事急燃眉伏乞卽

勅議處以無悞封疆事山東司案呈遼東巡撫周永春等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議餉各疏有未覆的著作速議覆李長庚旣有督餉專責各處堪動錢糧准著便宜搜括取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該臣看得遼

陽殘破已十之五矣今夷虜合謀併半个遼陽亦岌岌乎殆矣固賴有經撫諸臣拮据撐持要必士飽馬騰然後議戰議守有所憑藉臣是以日夜焦勞旣慮折色之告匱又慮本色之中斷一切搜那征派不遺餘力而圖計軍興以來已發過新餉銀五百萬此臣部之所能也若夫水陸輓輸非臣部所能及亦惟是地方司道便宜料理庶幾有備無患耳前月十一日接到撫臣揭帖爲亟處車牛等費



以便置辦轉運糧草事共議添車三萬七千  
輛牛七萬四千隻并人糧牛料一應等費約  
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九兩續  
接到督餉臣揭帖同前事臣始而駭終而懼  
駭者駭其一旦倉卒責辦以如是之多其何  
能支懼者懼車牛展轉派買盼到出關之日  
遼餉軍馬不能待矣年餘不圖一旦責之不  
爲掘井乎故一那奏銀二十三萬兩解發各  
司道暫置牛車轉運應急外隨於本月十二  
日據餉臣揭款一具覆分別置買之州縣  
住定到遼之程限正奉

旨欽依行矣蓋餉臣題請原會同督經撫按覆餉  
臣之疏卽所以覆撫臣之疏也且撫臣職在  
撫數以請餉臣職任設法以應據餉臣條件  
上覆所以備撫臣之未及也當斯時也使臣  
四肢能左擔糧而右負草不惜以身從事況  
敢怠玩需緩不行區處哉恭奉

明旨議餉各疏有未覆的作速議覆仰見

皇上註意遼東不獨牛車一事責臣部以無泄泄  
凡有關於遼餉者皆當朝上夕覆顧曰覆矣  
或留中不下猶之乎未覆也臣速覆矣或羈  
延旬日猶之乎不速也如臣部覆戶科之錢  
疏關科臣之五議何莫非議餉疏而未蒙  
俞允豈其一事而兩視之耶譬如人身百體從令  
但有一脉阻滯終是運動不得矣願自今以  
往經臣覆者俱賜以檢發其餘未覆者容臣  
集思廣益務議得妥卽爲上覆苟有助于涓  
滴不敢避夫煩瀆此臣所自矢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尤有請焉車牛一裝費至一  
百三十餘萬業咨行各府州縣動加派銀矣  
計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萬而新舊倍加不  
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  
八萬而浙江南京山東陝西等處凡有調募  
俱云動地畝銀兵部續調馬步兵若干安家  
衣甲又議動地畝銀六十餘萬卽使地畝加  
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而四分五裂各

分支取其餘有幾臣恐今後遼東舟車備矣  
以何項支給折色買糧料糧草備矣以何項  
支給折色到此地位雖兵多如雨馬羣如雲  
將不戢自焚此不獨臣部持籌之憂卽兵部  
專闢之憂又不獨兵部當爲同舟共濟計也  
伏乞

天語申飭兵部召募除安家銀兩臣部照任外其  
器裝馬匹同工部仍設法奏處各地方召募  
亦各地方設法奏處留此加派銀兩催解爲  
遼東本折之用庶遼餉尤可接濟千萬一也  
○經畧熊廷弼題爲朝鮮飛報緊急虜情備陳危  
迫懇乞

聖明勅部確議撥兵防援以資犄角事准朝鮮國  
王李暉差陪臣賫到咨文一角內稱據走回  
人金三供在虜中間八月間奴酋聲言犯遼  
至十九日奴酋親領軍馬遽趨北關北關原  
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奴酋督令  
伊軍蒙以牛皮用蔽矢石冒死攻城本寨終

不支金台失自焚白羊骨出降奴酋盡將老  
弱累萬餘口攜回本寨揀得精壯九千餘名  
分隸部下八將各胡因說開鐵巴陷金白亦  
破遼東一城尚何所恃云先是鐵嶺之戰有  
蒙古酋胡宰賽領萬餘騎來助天朝亦皆敗  
衄宰賽及其二子副將四名並被賊擄出副  
將中一名卽奴兒妻兄蓋奴酋曾取蒙女爲  
妻至是奴酋因其妻兄誘宰賽部落驅趕馱  
馬相繼于道本胡諸部亦爲服屬九月二十  
日間奴酋前往開鐵遼瀋近地收取野穀蓋  
欲引致遼兵而遼兵竟不出應奴酋乃將遼  
瀋境上二堡攻陷時殺本堡軍兵各三四百  
名十月初七日奴酋令其女婿好好里干斗  
等來問我國俺欲與朝鮮和好朝鮮不肯聽  
從終始助兵南朝此何理耶開鐵北關之敗  
朝鮮豈不聞知朝鮮之城比南朝堅固如何  
云云且近日遼人之投入虜中絡繹不絕皆  
言遼東申飭備禦諸具馬兵在城外布陣步

軍守陣云奴賊又與蒙古約定同時入寇蒙  
犯廣寧奴犯遼東又因奴酋子貴未哥部下  
胡人聽得酋第二子忘古太第三子紅太言  
于其父曰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南朝今者北  
關及宰賽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  
鮮于後而先犯遼東且劉大海手下胡人說  
奴酋與其諸子及各府密議乃于迤東牛毛  
賽萬遮嶺兩處多遣數枝兵馬緊緊防守仍  
造作攻城長梯各相傳說今冬不搶遼東先  
困寬奠鎮江等因又本賊既陷開鐵旋吞金  
白狃于驕壯專覬遼陽而或慮小邦之掣其  
後必欲先事蹂躪賊之朶頤垂涎實克且慘  
頃據走回人報說伊賊蓋以邊臣所答無好  
語爲怒要遣一將搶劫小邦稱伊賊于蒲浦  
西界築城留兵或稱各胡當待冰合往搶朝  
鮮以報助援天朝之仇怨或稱各胡說道日  
後我們要擊朝鮮滿浦道列堡及致今日伊  
果顯示猖獗將逞吞噬牛毛西路之造梯部

下諸胡之傳說無非專意小邦小邦敗衄之餘剪焉不振藩籬將撥門廷莫保仇憤至此慘痛如割况天朝之寬奠鎮江等處與小邦之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而邈處邊頭孤危特甚其要害險易守禦堅瑕賊必周知賊若從黠陽境上鴉鵲關取路遠出鳳凰城裏面其間既無關嶺之阨一日長驅塵駭颯迅橫剝旁截或犯寬鎮一帶或搶小邦昌城等處則各該地方無暇嬰壘殆莫自保內而遼左八站外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無復唇齒之勢盡爲豺豕之場言念及此惟有幅塞蓋寇至策應則遠水無及于近火孤軍用援則漏瓮難沃于焦釜此小邦所以不遑發婦之恤緯而惟以犂邊牧圉爲憂者也爲此合先咨報煩乞備將咨報亟行題奏急調大兵來至寬鎮等地方與小邦遙成犄角以重關防之鈐轄以絕狡虜之窺覷如或賊徑侵小邦便添遼鎮諸兵赴期來援等因到

職看得朝鮮自去冬告急之使凡六七輩至所以報賊情而求救援者日繁一日而職以無兵調撥但支吾應之未敢瑣瑣題也頃者又報賊屯兵于牛毛寨萬遮嶺造作長梯先搶鎮江寬奠且云賊若從靉陽境上鴉鵲關取路繞出鳳凰城裏面內而遼左八砮外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其所以爲我中國慮者甚于中國自爲慮而我尚可以無兵之故支吾應之未悞朝鮮而先自悞乎往撥新兵防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等處縱使不逃亦屬無用而今逃且盡矣此外更無兵可撥矣職不憂朝鮮而實憂賊入清靉兩路奔岫巖而犯南衛繞鳳凰而攻鎮江如所云遼左八砮江東一城隔斷阻絕者洵該國之痲恤而遼左之危症也近接邸報兵部議覆朝鮮告急疏內稱昨經臣熊廷弼題戰守大畧議于鎮江添兵設將夾鴨綠而守如賊犯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以拒而四路分擊以

牽之如賊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兩路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移文經撫按臣悉照前議嚴加防衛是部議于職疏畧亦見謂可行矣而鎮江添設之兵將在何處四路各設之重兵何居憑何合而拒搗憑何分而牽制則前議亦不過紙上之空談耳而何以副該國之情固吾圍之謀也伏乞

皇上亟勅該部酌議如果寬發一帶在所必防朝鮮與國在所必援便應實議撥兵防援實調援兵作速來遼聽職調撥無徒據職之空談權詞以覆而使人實謂職所條上方畧未悞朝鮮而先自悞也

○經畧熊廷弼題爲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謹據實奏聞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并乞

勅中外諸臣無靠以遼守遼之說以緩徵調而悞殘鎮事先是贖畫劉國縉冊報召募鐵騎營



車營各項下新兵一萬四千一百餘名又續  
報下爲鵬等項下新兵三千三百餘名到臣  
臣見兵多孱弱不慣弓矢不慣火器又無甲  
無馬無器械無約束紀律心知其不可用贊  
畫間請發守藩撫以身試而臣頗難之會鎮  
江寬奠鬻陽清河紛紛請援不得已以二千  
九百餘名往鎮江一千一百餘名往寬奠一  
千八百餘名往鬻陽二千一百餘名往清河  
各設防以張聲勢使賊知我兵漸來不敢遽  
窺東南意謂地視藩撫差緩令軍可安心弗  
動也後據兵將皆稟此兵無用當撤回甚有  
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者臣謂新兵卽無  
用何遽至于此昨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忽據  
署清河備禦熊錦稟稱復州父子兄弟往來  
控望皆云先逃之兵已經投牒于復州團練  
待進兵時再來衆皆欣躍而言我們何不往  
家過節開春再來等情臣一見而驚曰兵走  
矣亟差官往諭止之二十四日復據熊錦稟

報二十三日夜間各兵皆成羣南去隨卽追  
趕止促二百餘名及查在營未動者不滿千  
數是晚又據熊錦詳報各軍供稱俱是各給  
免粟暫借一時今聞家中差役繁苦哭聲震  
天趕回之後復去雖存不滿五百亦不能保  
其不去二十六日又據熊錦稟報止存見在  
並贖畫續發撥軍九十四名乃昨又聞其盡  
逃無復存畱者矣臣不覺拊膺頓足而嘆曰  
有是哉遼人之離心離德也有是哉各援兵

方日思逃而遼人乃首爲之倡奴賊方聞我  
兵逃馬損亟欲奪取遼而遼人乃更以此風  
聲示賊也清河如此他處可知聞鎮江寬奠  
黟陽各兵亦有盡隊而逃者將官不敢挽也  
至于存留遼城者楊于渭原領一千八百餘  
名沙汰及逃回一千五百餘名實存者三百  
餘名卞爲鵬等原領三千三百餘名沙汰及  
逃回二千六百餘名實存者止七百餘名前  
疏已言之矣此外尚有楊武烈領一千五百

餘名曲韶領一千九百餘名而臣不敢比驗也恐一比驗復逃走如卞爲鵬等所領者又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卽去秋撥數千人採秋青草迯回金復致少採原定草束大半撥千人斫悶棍月餘及歸查每人每日僅斫棍一條撥數百人補築墊臺竟不知散去何所而臣至今不欲問也恐一問必行罪一問必逃走又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臣馭軍頗嚴凡各營解到援兵之迯者或十數人或二三人必梟斬示衆獨新兵迯者各將皆不報及全營哨迯始報而法不加衆矣不然此法嚴之過也當三路覆沒軍民南竄之時贊畫獨挺然號召南衛應募而北一二月間赴集遼城者近二萬人一時聲聞賊中不敢窺遼陽得壯孤城膽氣而保其無恙者此贊畫之功也但各官應募原非感激于忠義不過各衛官照銀差僉派使來招頭復以安家月糧誘之而各兵私藉以爲利見鋒鏑在

前死生瞬息間卽不能無悔心而初集時又無一將官統領操練稍示之以軍法因循姑息如養驕子以至今日而贖畫處閭里族黨之間亦無如之何矣如李如栢遺下內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募自廣寧者也逃回四百七十餘名而竟不能收一人着伍也臣標下左右翼兩營兵三千一百餘名募自廣寧者也各逃回數百名屢批分巡道拿解而至今未有以報也夫此兵已屬難處而何況新兵巡道已不能拿報而何況鄉宦項臣檄贖畫往召逃兵正身皆匿不出但家屬口稱願賠償安家銀兩及欲另僉精壯補伍而逃民皆怨詈不絕口此贖畫之苦也今其逃不止幾千人矣臣爲此與部道大費商處欲下捕亡之令強使復伍而終屬不願萬一臨陣脫逃爲患更大則其難在日後欲嚴追餉之限勒令還官而近及家屬萬一激成他變爲患更近則其難在目前况今轉輸召買勞役萬端

亂離洶洶只欠一死若復如此騷擾禍有不可知者此又臣苦而地方之憂也未遯而不能申嚴軍紀以禁于前則臣爲無法旣遯而不能設法區處以善其後則臣爲無才旣以風聲聞于賊而敵思乘隙則臣爲致寇又以榜示諸軍而人思效尤則臣爲玩兵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此臣所以自陳馭軍無律而願肆罪于司敗者也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別簡賢能來治此軍其南衛兵逃者責成海蓋道設法調停河西兵逃者責成分巡道多方拿解雖非兩道經手之事而贖畫之法不能行于切近鄉里本道之法尤能行于舊日招頭地方公事亦有不得辭其責者乃臣則因是而嘆以遼守遼之說悞邊悞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初之爲此說者遼人爲自用地耳主此說者爲用遼人地耳乃憚于征調者艱于措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爲遠徵不如近募也圖存不必遠求也貴精

而不貴多也遂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  
試不驗矣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  
以退而止矣獨貴精之說尚有牢固不破者  
臣請以象棋喻車馬砲卒有一子之位必得  
一子以填之如貴精而已只須精頂卒而邊  
旁四卒可無設也倘對壘者五卒並進何以  
禦之今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  
各相去數百里或百數十里皆當賊一面來  
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闌入不多置兵無以當  
其聚攻以主貴精之說勢自不能分散布置  
必屯聚遼城一處然後可而以應瀋陽則百  
二十里應撫順清河則二百里應寬奠靉陽  
則二百里應鎮江則四百里鞭長不及馬腹  
想貴精者另有一種神奇乎政請自爲之而  
臣其處才力不及之科矣況海州三岔河金  
復等處尚議添設以護海運以防門戶臣更  
不知貴精者作何鋪擺若云物力之匱難于  
供輸地方之窄難于安頓則臣旣知之矣倘

非國都逼近則似此一面淪于夷狄之地不可感以忠義之人棄以予虜可也何必救惟其不得不救則兵不得不多苟爲不多而但取支吾苟延歲月此第可以待尋常搶掠之虜而決不可以待戰勝攻取圖王定霸不得遼東不休之虜也與其以二三年之費延爲十數年之用而且貽禍留變生之患孰若此以十數年之費并爲二三年之用而速收一勞永逸之功昔者播在西南一隅有何緊要楊又一戰而縮匿國上有何難勦尚費正兵二十餘萬而取之各土司者不與焉今是何等地方何等賊勢比阿骨打初起氣勢更狠而謀事者乃作如此議論不至盡悞國家大事必不止臣亦惟有付之浩嘆惟

皇上自爲

宗社計而獨斷獨行之耳

○山東巡按陳王廷題爲直述新兵失伍之數具見危遼單弱之形遼兵愈不可恃援兵萬不

可緩事今之策者動曰遼尚有兵也遼之兵  
尚可用也踵省脚力省餉之說內地精銳可  
以不遣豈知其大繆不然就遼之新兵論如  
熊錦楊于渭卞爲鵬領贊畫新募兵七千二  
百餘名皆籍于南衛者李如栢遺下內丁一  
千一百名右翼營趙率教部兵三千一百餘  
名皆籍于廣寧者俱遼兵也按籍而數之寧  
不人人介冑哉無幾而熊錦報逃者一千九  
百餘名楊于渭汰及逃者一千五百餘名卞  
爲鵬汰及逃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栢原遺  
內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  
四百九十餘名矣朝從戎伍暮返故廬赫赫  
將軍之令不蒙其室家閑曠之心陷險犯危  
之苦不勝其比里族黨之樂無關津之隔越  
無跋涉之艱難自往自來隨心隨意何憚而  
不逃哉逃而至于衆多將置之而不問乎則  
無以肅軍士之心抑盡舉而置之法乎恐有  
以釀地方之變法于是乎窮矣無制之兵譬



之頑蒙子弟羣而受之于塾師訓誨無能及  
棄學而走者皆師責也今之將領非所謂塾  
師耶先事無教練之方臨時無約束之術致  
其逐隊而逃則職守謂何受人牛羊而不芻  
牧誰其貸之嚴令統兵官熊錦等戴罪招撫  
不效者俱從重論此將領之當議也當贖畫  
招募之初正三路大衄之後開原報破之時  
遼陽危若纍卵贖畫不踰十日另召近二萬  
人藉此聲勢得護遼陽贖畫一段忠勤亦頗  
有濟于遼而烏合之衆有如驕子兼以將領  
不善撫馭不待兩軍對壘而先自潰反足重  
遼之累矣爲今日計將以招逃之事仍責之  
贖畫則鄉紳之權未重難立一切之法桑梓  
之情相率終有掣肘之勢責之衛官闕冗者  
多明作者少賄買賄賣終成不了之局且有  
意外之擾莫如責成海蓋道申法以嚴令原  
將招于上該衛促于下不費刑罰舊伍可還  
此責成之當慎也近議海蓋金復岫巖三岔

河一帶議添設兵卒而窮于徵調何如卽將  
新兵招採者就彼擇將團練以爲在山之虎  
豹減其一兩伍錢之餉每月所省亦自不貲  
旣可資之以護糧亦可驅之以轉餉彼且守  
田畝樂妻孥而逃之念可未杜矣此更調之  
當講也至于廣寧逃卒尚自無多責成分巡  
道嚴限拿解通將新募兵數責成海蓋分巡  
等道按其名藉造冊報部彼再逃者知有可  
去之身而無可削之籍孰敢復逃而試三尺  
耶再觀目前則遼人之不足恃與新兵之不  
足憑可槩見矣若非早發關西援兵星夜渡  
遼則單弱之象已爲逆賊所窺遼之爲遼其  
禍尚忍言乎臣催兵疏幾至穎禿楮敝自覺  
厭聞而兵半個不至遼東極危極迫又何敢  
聒瀆

皇上而自取厭薄哉近據李光榮塘報初二初三  
兩日見撫順關外烟火數處又報東賊從大  
石溝進入箭傷撥夜屯民三名燒毀屯房九